

# 从“看视”概念域的历史演变看古今概念化和词化方式的变化

贾燕子

(闽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福建 漳州 363000)

**摘要:**汉语“看视”概念域从古至今发生了较为显著的变化:上古时期,其词汇系统中单音词众多,主要采用综合型的词化方式。中古时期,受汉语双音化趋势的影响,各子域主导词逐渐演变为“X+V<sub>视</sub>”式偏正复音词。在近现代汉语口语中,各种不同方式、方向、情态等的看视动作多采用“修饰性词组+看”的句法格式来表达,由此导致该概念域常用成员的数量剧减。在对“看视”概念域历史演变进行考察的基础上,借助认知语言学的概念化和词化理论,总结了该概念域概念化和词化方式的古今差异。

**关键词:**“看视”概念域;词汇系统;概念化;词化;历史演变

**中图分类号:**H13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8039(2021)01-0065-08

“概念化”(conceptualization)和“词化”(lexicalization<sup>①</sup>)一直是认知语言研究的热点问题。“概念化”指的是客观世界的万事万物及其关系在人的意识中形成一个一个的概念。概念的形成过程是人能动地认知客观世界的过程,但即使面对各民族、各时代都有的同一对象,人们认知的角度不同,概念形成的方式不同,所形成的概念也会有所不同<sup>[1]</sup>。L. Talmy的词化理论假定:语言的语义和形式都能分解成若干范畴,各类范畴的语义和形式之间存在着相互对应但又不是一对一的关系,不同的语义要素可能融合到同一形式中表达,反之,某一语义要素也可能由若干表层形式联合表达<sup>[2]</sup>。该理论为考察概念(及语义)结构与语言形式间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sup>[3][22]</sup>。已有的多项研究已表明,不仅不同语言的词汇模式会不相同,一种语言在历史演变过程中,其词化方式也可能会发生一些改变<sup>[4]</sup>。“概念化”与“词化”的关系极为密切:“概念化”关注的是从外部世界到意识层面的“概念”的问题,“词化”关注的是从意识层面的“语义要素”到词的问题,而词所表达的意义就是被激活了的存在于说话者或者听话者心

中的概念<sup>[1]</sup>。已有学者关注到汉语古今概念化方式(石毓智<sup>[5]</sup>,蒋绍愚<sup>[6][138-146]</sup>等)和词化类型的变化(史文磊<sup>[7]</sup>,贾燕子<sup>[8]</sup>等)。但此前对汉语古今概念化方式变化的研究,多是在例证描写基础上的分类界定,对其变化过程的描述较为粗略;对汉语词化类型历史演变的已有考察,仅限于运动动词,对其他动词关注较少。

表示“使视线接触人或事物”概念的聚合我们称之为“看视”概念域。“看视”概念域的词汇系统从古至今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主要表现为:上古时期,其成员众多,且以单音词为主;中古时期,随着汉语双音化进程的加快,单音词逐渐被“X+V<sub>视</sub>”<sup>②</sup>式偏正复音词所取代;近现代时期,其成员的数量大大减少,口语中更多采用“修饰性词组+看”的句法形式来表示各种不同方式、方向等的看视动作<sup>[9-12]</sup>。本文尝试采用词化理论,探讨“看视”概念域从古至今所发生的显著变化,再据此来讨论该概念域概念化和词化方式的古今差异。

## 一、上古时期“看视”概念域的词汇系统

先秦至西汉的上古时期,“看视”概念域根据

收稿日期:2020-08-20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类型学视阈下汉语常用词的跨域演变模式研究”(20YJA740023);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汉语基本词汇历史演变研究”(16JJD740015)

作者简介:贾燕子(1974—),女,河南漯河人,文学博士,闽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①“lexicalization”有两层涵义:1.指共时现象,即概念编码成语言中的词来进行表达;2.指历时现象,即原来的句法组合后来成为词汇单位,或不再具有句法能产性。一般把前者译为“词化”,后者译为“词汇化”。前者是本文要讨论的内容。

②文中“V<sub>视</sub>”指单音节看视动词,“X”指单音节修饰语。“V<sub>视上</sub>”指看视上位词,“V<sub>视下</sub>”指看视下位词。

观看方向、方式等的不同,可以切分成不同的子概念域(以下都简称“子域”)。这些子域虽然都有多个成员,但其主导词多为单音词。因此,上古时期“看视”概念域词汇系统中单音词众多,常用的有视、瞻、临、瞰、顾、望、睨、窥/闚、相、观等,其中“视”是上位词,其它主要用作下位词。该词汇系统中的复音成员,一类是由修饰语加看视动词组成的偏正式复合结构(“X+V<sub>视</sub>”),一类是由看视类单音词组成的并列式复合结构(“V<sub>视</sub>+V<sub>视</sub>)”。下面分别讨论<sup>①</sup>。

### (一)上位词“视”

《说文·见部》:“视,瞻也。”段玉裁注:“《目部》曰:‘瞻,临视也。’视不必皆临,则‘瞻’与‘视’小别矣,浑言不别也。”“视”的本义是使视线接触人或事物。《诗经·小雅·大东》:“君子所履,小人所视。”上古时期“视”是“看视”概念域的上位词,一则其出现频次最高。如表看视义的“视”《左传》中有23例,《韩非子》中33例<sup>[10]</sup>。再则“视”具有一定的构词能力,它既可以和其他视觉词组成并列式复合结构,如顾视、临视、相视等,又可以组成“X+视”式偏正复合结构,如遍视、俯视、仰视、直视、疾视、孰视、环视等。

### (二)根据看视方向不同切分出的子域


根据看视方向的不同,上古“看视”概念域可以分为“向上看”“向下看”“回头看”“向远处看”等子域。

上古前期,“瞻”是“向上看”子域的主导词。《说文·目部》:“瞻,临视也。”《诗经》中“瞻”单用6次,“瞻仰”(也写作“瞻印”)4次。例如《邶风·雄雉》:“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远,曷云能来?”上古中后期,“仰”加“视、观、望”组成的偏正结构占据主导地位。其中“仰视”的出现频次最高,共13次,“仰观”1次,“仰望”2次。另有“上视”“瞻仰”和“望视”,都仅1见。

“临”是上古时期“向下看”子域的主导词,共出现24例。《说文·卧部》:“临,监也。”又:“监,临下也。”可见,“临”的本义是站在高处向下看。《诗经·小雅·小旻》:“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该子域另有成员“瞰”“下视”和“俯视”,“瞰”仅屈原的作品出现1例,“下视”仅《墨子》《楚辞》各1例,“俯视”仅《淮南子》1例。

《说文·页部》:“顾,还视也。”段玉裁注:“《桧风》笺云:‘回首曰顾。’”“顾”上古单用有一百多例,是“回头看”子域的主导词。如《诗经·

小雅·大东》:“睠言顾之,潜焉出涕。”“眷”仅《诗经》中出现2例,“反顾”最早见于屈原的作品,共4例;“还顾”最早见于西汉,《史记》4例,《楚辞》3例。其他成员还望、顾视、顾望、顾瞻、顾睨等的出现频次更低。

上古“向远处看”子域的成员有瞻、望、遥望、远望、远观、眺望、瞻望、观望等。上古前期该子域的主导词为“瞻”,又写作“詹”。当“瞻”与中原、阪田、洛水、早麓、高山等距离远、面积大的物体组合时,就会产生“远望”义<sup>[10]</sup>。如《诗经·小雅·瞻彼洛矣》:“瞻彼洛矣,维水泱泱。”“望”甲骨文已出现,字形作。《玉篇·亡部》:“望,远视也。”“望”在上古中后期的“向远处看”子域中占据绝对优势地位,如中期该子域成员共出现122例,“望”有99例;后期该子域成员共出现166例,“望”有95例。且从上古中期开始,“望”前面可以出现西、南、北、四、左右等方位词。如《吕氏春秋·季冬纪》:“以日昃而西望知之。”复音结构中“远望”使用频次最高(《楚辞》7例、《淮南子》2例),其次是“瞻望”(共6例,都见于《诗经》)。其他如眺望、观望、遥望等出现频次都很低。

### (三)根据观看方式不同切分出的子域

根据不同的观看方式,上古“看视”概念域可以分为“斜视”“偷看”“仔细看”“直视”“敬视”等子域。

上古“偷看”子域的成员有窥/闚、覘、矚、窥观等。《说文·穴部》:“窥,小视也。”徐锴《说文解字系传》:“视之于隙穴也。”《说文·门部》:“闚,闪也。”又:“闪,闚头门中也。”从字形来看,“窥”指从洞穴中偷看,“闚”指从门中偷看,故二者都可引申指从小孔、缝隙或隐蔽处偷看。“窥(闚)”为上古时期“偷看”子域的主导词,在上古18部文献中共出现72例。例如《庄子·外篇·马蹄》:“是故禽兽可系羈而游,鸟鹊之巢可攀援而闚。”《说文·见部》:“覘,窥视也。”《篇海类编·目部》:“矚,覘也。”表“窥视;窥探”义的“覘”仅在《左传》《国语》和《淮南子》中各出现1例,“矚”仅在《孟子》中出现2例,复音结构的“窥观”

<sup>①</sup>本小节所考察的上古文献共20部,其中前期3部:《周易》《尚书》《诗经》;中期14部:《左传》《论语》《孟子》《国语》《老子》《庄子》《韩非子》《墨子》《荀子》《孙子》《吕氏春秋》《楚辞》中屈原和宋玉作品、《周礼》《仪礼》;后期3部:《史记》《淮南子》《楚辞》中西汉人的作品。其中部分统计数据参考了尹戴忠《上古看视概念场词汇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2011年)。

也仅在《周易》中1见。

上古“仔细看”子域的成员中，“相”的使用频次最高(122次)，其次是“观”(55次)和“察”(44次)。《说文·目部》：“相，省视也。从目木。”《诗经·墉风·相鼠》：“相鼠有皮，人而无仪！”《说文·见部》：“观，谛视也。”《周易·上经·贲卦》：“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说文·宀部》：“察，覆也。”段玉裁注：“从宀者，取覆而审之，从祭为声，亦取祭必详察之意。”《尔雅·释诂》：“察，审也。”可见，“察”的本义是详审、细究，引申表仔细看之义。例如《孟子·梁惠王上》：“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则王许之乎？”上古该子域的成员还有省、观瞻、览察、察视、孰/熟视等，但用例都不多见。

上古“斜视”子域的成员有睨、睇、眄、侧视、眄视、眄睨、睥睨等。《说文·目部》：“睨，袞视也。”又：“眄，目偏合也。一曰：袞视也。秦语。”又：“睇，小袞视也。从目，第声，南楚谓眄睇。”“睨”是通语词，也是上古“斜视”子域中使用频率最高的主导词。“睨”最早见于《左传》，表斜视义上古共出现12例。如《左传·哀公十三年》：“旨酒一盛兮，余与褐之父睨之。”“睇”“眄”本是方言词。《方言》卷2：“陈楚之间、南楚之外曰睇，……自关而西、秦晋之间曰眄。”<sup>[13]</sup><sup>152</sup>“眄”“睇”及其他表示斜视义的侧视、眄睨、眄视、睥睨等都仅见一两例。

“直视”子域的“眈/瞪”，《说文·目部》：“眈，直视也。”段玉裁注：“郭曰：‘眈谓直视也。’按：眈、瞪，古今字。”例如《楚辞·屈原·〈九章·思美人〉》：“思美人兮，揽涕而伫眈。”洪兴祖补注：“眈，直视也。”偏正结构的“直视”仅《吕氏春秋·孝行览》中1见。“敬视”子域的“瞻”由仰视义引申而来。如《诗经·小雅·小弁》：“靡瞻匪父，靡依匪母。”

## 二、中古时期“看视”概念域的显著变化

东汉至隋的中古时期，“看视”概念域发生了以下几个方面的显著变化：(1)口语中，上位词“视”被“看”所取代；(2)各子域中，“X+V<sub>视</sub>”式偏正复合词逐渐取代了单音词的主导地位；(3)并列、对举结构中的下位词多用其上位义。下面分别讨论。

### (一)上位词“看”对“视”的替换

《说文·目部》：“看，睇也。从手下目。”又

“睇，望也。”段玉裁注：“错曰：宋玉所谓扬袂障日而望所思也，此会意。”从字形推测，“看”本义当为远望。东汉上半叶以前，文献中都罕见此字。从汉末起用例才逐渐增多，到三国时，在各类文体中已用得较为普遍<sup>[14]</sup><sup>122-133</sup>。如在三国支谦的译经中，“看”共出现28例，“视”的用例凡166例<sup>[11]</sup><sup>44-54</sup>。但在西晋竺法护的译经中，表看视义仍主要用“视”，“看”仅出现2例<sup>[15]</sup><sup>64-76</sup>。可见，直到4世纪初期，文献中“看”的出现频率仍远低于“视”。

在4世纪中期南朝宋刘义庆的《世说新语》中，“看”共出现53次，表看视义20次；“视”共出现39次，表看视义29次。“视”的出现次数仍高于“看”，但“视”用于双音节结构的例子远远超过“看”。如“视”可以构成孰/熟视、虎视、回视、立视、坐视、高视、仰视、窃视等；“看”组成的双音结构仅见“顾看”，另有1例“低头看”。到公元5世纪初后秦弗若多罗和鸠摩罗什等译《十诵律》中，“看”共出现527次，表示看视义145次。“看”多单用组成“看+N”的形式，N是看的对象，可以是人或事物，也可以是动态的事件过程。“视”共出现62次，其中表看视义47次，多出现在双音结构中，与表行为方式的词连用，很少单独使用<sup>[12]</sup><sup>146-170</sup>。由此可以推知，至迟到5世纪初期，“看”在口语中已更为常用，而“视”则更多地出现在复合结构中。

### (二)“X+V<sub>视</sub>”式偏正复合词对单音词的取代

上古时期，“看视”概念域各子域基本上都以单音词为主，“X+V<sub>视</sub>”式偏正结构出现频次都极低。从上古末期以来，汉语对双音节韵律模式表现出愈来愈显著的偏好<sup>[16]</sup>。在双音节模式的规约下，中古时期“X+V<sub>视</sub>”式结构的类频率和例频率都显著增加，更多的下位看视概念采用了[方式]+[动作]的分析型方式来表达<sup>[17]</sup>。就例频率而言，以“直视”子域为例，上古20多部文献中，“直视”仅在《吕氏春秋》中1见。中古时期，“直视”在《伤寒杂病论》中出现6例，安世高《道地经》中2例。再看类频率的情况。一方面，上古已经出现的分析型结构此期其表达方式更为多样化。如在“向上看”子域中，上古中后期出现了“仰+视/观/望”组成的偏正结构。中古时期，除了以上结构继续沿用外，“睹”“瞻”“看”等也进入该结构，使得该结构的类频率增加。如例(1)和例(2)。再如“仔细看”子域，上古中期已有



“孰/熟视”,此期新产生了“熟看”“谛观”“谛瞻”和“谛视”。另一方面,此期更多的下位概念新出现了分析型的表达方式。如“斜视”“偷看”“敬视”子域新出现了“斜视”“窃视”“敬视”等复合词。如例(3)。

(1)佛自化身高至梵天,威严高显,巍巍难极,放大光明,辉赫天地。一切仰瞻,皆闻其语。(元魏慧觉等译《贤愚经》卷2“降六师品第十四”)

(2)《语林》曰:“仲祖语真长曰:‘卿近大进。’刘曰:‘卿仰看邪?’王问:‘何意?’刘曰:‘不尔,何由测天之高也。’”(《世说新语·言语》刘孝标注)

(3)此物坐亡人头边哭,孝子于火光中窃窥之。(《古小说钩沈·述异记》)

最早在战国末期屈原的作品中,我们发现“向远处看”“回头看”子域主导词“望”和“顾”的限定性义素[向远处][回头]呈现了出来<sup>[18]</sup>,组成“X+V<sub>视</sub>”式偏正结构,如“遥/远+望”和“反/还+顾”。在上古晚期,这种限定性义素呈现的用例出现频次极低。东汉以后,随着汉语双音化趋势的加快,首先,限定性义素呈现用例的出现频次显著增加。以“向远处看”子域为例,上古20部文献中“远望”共出现7例,“遥望”仅屈原作品中1见;而中古仅《世说新语》中就出现了“遥望”4例、“远望”1例。其次,“看视”概念域多数子域主导词的修饰性成分都呈现了出来。如表示不同观看方向的“向上看”“向下看”“回头看”“向远处看”等子域的主导词“瞻”“临”“望”“顾”及成员“瞰”“眺”,分别呈现为“仰瞻”“下/俯临”“遥/远望”“回/反/还顾”和“下/俯瞰”“远眺”。例如:

(4)桓大司马病。谢公往省病,从东门入。桓公遥望,叹曰:“吾门中久不见如此人!”(《世说新语·赏誉第八》)

(5)高柯擢条干,远眺同天色。(《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诗·晋诗·陶渊明〈联句〉》)

(6)时儿回顾,见父拔刀欲杀其母。(《贤愚经》卷1“须阇提品第七”)

(7)还顾望旧乡,长路漫浩浩。(《古诗十九首·涉江采芙蓉》)

“斜视”“偷看”“敬视”子域的主导词“睨”

“窥”“瞻”所隐含的表示不同观看方式的限定性义素[斜/邪][偷偷][含有敬意]也呈现了出来,分别组成偏正结构“邪睨”“偷/窃窥”“敬瞻”等。例如:

(8)迁延邪睨,集乎长杨之宫。(《文选·张衡〈西京赋〉》)

(9)陛下张天造历,驾日登皇,声雷宇宙,势压河岳。而封豕残魂,未屠剑首,长蛇余喘,偷窥外甸,烽亭不静,五载于斯。(《南齐书·孔稚珪列传》)

(10)尊荣豪贵,天下敬瞻。(《贤愚经》卷6“月光王头施品第三十”)

以上各子域单音词限定性义素的呈现,一则使得各子域中“X+V<sub>视</sub>”式偏正复合词的数量增多;其次,原本用于下位义的“V<sub>视</sub>”在“X+V<sub>视</sub>”结构中只表上位义。如当“顾”的限定性义素[回头]以“回”“反”“还”等词语形式呈现时,“顾”就只表上位义[看视]了。

(三)并列、对举结构中的下位词多凸显其上位义

“V<sub>视</sub>+V<sub>视</sub>”式并列结构在“看视”概念域中一直处于次要地位。中古时期,随着使用频率的提高,“V<sub>视</sub>+V<sub>视</sub>”式并列结构根据构成成分的不同可分为四类:“V<sub>视下</sub>+V<sub>视下</sub>”“V<sub>视上</sub>+V<sub>视下</sub>”“V<sub>视下</sub>+V<sub>视上</sub>”和“V<sub>视上</sub>+V<sub>视上</sub>”。其中“V<sub>视下</sub>+V<sub>视下</sub>”和“V<sub>视上</sub>+V<sub>视下</sub>”式结构中的下位词,在一些语境中都更倾向于凸显其上位义,前者如观顾、观睹、观瞻、望睹、瞻望、瞻察、瞻睹、顾望等,后者如视瞻、视察、看睹、看省等。用例如:

(11)王独在舆上,回转顾望,左右移时不至,然后令送箸门外,怡然不屑。(《世说新语·简傲》)

(12)剥皮去后,身肉赤裸,血出流离,难可看睹。(《贤愚经》卷3“锯陀身施品第十五”)

例(11)中的“顾望”因前面已经出现有修饰语“回转”,所以“顾”“望”都仅表示上位义[看视]。例(12)中,“看”本义为远望,包括两个义素:方向[向远处]+动作[看]。《说文·目部》:“睹,见也。从目,者声。”“睹”本义为看见,具有动作[看]和结果[见]两个义素。“看”“睹”连用后,二者都只表动作[看],上位义得到凸显。

此外,为了避免语义重复,在对举时会选用不同的“看视”类动词,如以下例(13)和例(14),其

中的下位词也多凸显其上位义。例如:

(13)大觉寺,广平王怀舍宅也,在融觉寺西一里许。北瞻芒岭,南眺洛汭,东望宫阙,西顾旗亭,禅(神)皋显敞,实为胜地。(《洛阳伽蓝记》卷4)

(14)睇三纲之日荼,见四维之不理。顾茂草以伤怀,视匪车而思起。(《魏书·李顺列传》)

以上情况的存在,使得中古时期“看视”子域的下位词更多用于上位义。如据尹戴忠的统计,在中古时期的18部典籍中,“睇”表斜视义只有6例,其余56例都用作一般的看视义<sup>[19]</sup>。当“看视”概念域的众多下位词都更常用于表示上位义时,这些下位词在语义上就逐渐趋同。大量同义

词的存在,对人们的记忆来说是一种负担,也有违语言的经济性原则,因而人们必然要把这些意义完全相同的词进行归并,以保证语言的精炼性<sup>[20]</sup>。由此导致唐五代以后“看视”概念域单音词的数量急剧减少,词汇系统大大简化。

### 三、近现代汉语中的“看视”概念域

我们选取唐代诗歌和游记、宋代谈判记录、宋元话本、元明清朝鲜时代汉语口语教科书、明清白话小说等口语性较强、语体不同的若干种语料<sup>①</sup>,对“看视”概念域在近代汉语的使用情况进行了考察,其中不同看视方向和方式子域的语言表达形式见表1。

表1 近代汉语“看视”概念域中不同方向和方式子域的语言表达形式<sup>②</sup>

子域	表示看视方向的子域				表示看视方式的子域			
	向上看	向下看	回头看	向远处看	偷看	仔细看	斜视	直视
语言表达形式	望、仰视、仰望、仰瞻、上瞻、上瞻、抬头看、仰面看、仰头看、仰首看、往上看	下视、下望、俯察、低头而视、往下看、往下观看、低头瞧	回视、回瞻、回顾、回面视、回身观、回身视、回身看、回转头看、回转头来看	远视、远观、遥观、瞻望、遥望、眺望、远望、远看、遥看、极目望	窥、瞷、偷瞧、窥觑、窃看、偷看、偷看、暗暗看、偷眼、把眼来偷、偷眼儿瞧、偷睛儿抹、偷眼儿看	审看、谛观、凝望、细看、定睛看、细细看、仔细看、仔细定睛看、定睛看、注目停视、好生细看	睨、斜视、撇看、睨视、斜睨、斜溜、拿眼瞷、将眼瞷望、把眼来瞷、侧目而视、觑着眼看	直瞪瞪的瞅

由表1和文献用例来看,“看视”概念域在近代汉语中表现出三个方面的演变趋势。

第一,常用单音词的数量急剧减少。“看视”类单音词中,“看”使用频次最高,其次常用的仅瞅、瞧、望、观等几个,且多用于表上位义。例如“瞧”本义为偷看。《说文》无此字。《正字通》:“睇,同瞧。”《集韵》:“睇,小视。”《字汇》:“瞧,偷视貌。”《清平山堂话本·刎颈鸳鸯会》:“他两个贪欢贪笑,不隄防门外有人瞧。”句中“瞧”即用本义。明清文献中“瞧”更多用于表上位义“看视”,如表1中的上瞧、低头瞧。再如“瞅”,字形又作“瞷”“揪”“揪”,本义为看,始见于元代《杀狗劝夫》第2折:“他那里,不转睛,瞷了我一会。”明清至现代汉语中都较为常用。例如《金瓶梅词话》第23回:“那老婆瞷了一眼,往前边去了。”而表下位义的单音词像瞻、睨、觑、窥、瞷等,使用频率

都不高。例如《万秀娘仇报山亭儿》:“当时丈夫看着浑家,浑家又觑着丈夫,两个四目相视,只是不敢言语。”

第二,复音词在各子域的语言表现形式中所占比重明显降低。如表1所示,在“向上看”“回头看”“仔细看”“偷看”等大多数子域中,“X+V<sub>视</sub>”式和“V<sub>视</sub>+V<sub>视</sub>”类复音结构都已不占优势,仅有“向远处看”子域的表达形式仍以复音结构为主。而且像“上瞧、上看、下视、下望、遥看、远看、细看、偷看、窃看、斜瞅”等双音结构显然属于语用中的临时组合,与“仰视、斜视、谛视、仰望、凝望、遥望”等上古、中古传承下来的“X+V<sub>视</sub>”式复音词性质明显不同。与“X+V<sub>视</sub>”式相比,“V<sub>视</sub>+V<sub>视</sub>”类复音词的数量更少,八个子域中仅出现了眺望、睨望、睨看、睨视、窥觑等几个。此外,从考察结果来看,语体相同的语料,时代越靠后的文献

①调查的语料为唐代王梵志、寒山和拾得的诗歌,唐代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宋代《三朝北盟会编》(6篇),宋元话本6种(《碾玉观音》《错斩崔宁》《简帖和尚》《快嘴李翠莲记》《宋四公大闹禁魂张》《万秀娘仇报山亭儿》),元明清教科书《老乞大》系列(包括元代《原本老乞大》,明代《老乞大谚解》,清代《重刊老乞大》和《老乞大新释》),明清白话小说《金瓶梅词话》和《红楼梦》(前80回)。

②所调查文献中出现的“敬视”子域仍用“瞻”,未见其他表达方式。

使用“看视”类复音词的数量越少。例如同为白话小说,清代《红楼梦》中所出现的“看视”类复音词远少于明代的《金瓶梅词话》。同一时期,口语性越强的文献,“看视”类复音词的出现频率越低。像元明清汉语口语教科书《老乞大》系列中,表“看视”义的“看”“瞅”“瞧”等几乎全部单用。

第三,“修饰性词组+看(或表示上位义的‘瞧’‘瞅’等)”成为口语中表达“看视”概念域各种下位概念最常见的形式。如表1“回头看”子域的“回面视、回身观、回身视、回身看、回头看、回过头看、回转头来看、回过脸来看”等。除了表1所列较为常见的下位概念,此期还出现了很多表示不同方式、情状、态度等新的看视概念,也都采用此种表达形式。例如冷眼看、正眼看、慢慢看、上上下下看、眼巴巴的看、把眼上下不转睛看、洗净眼儿看、探头舒脑的观看等形式。可见,此种表达方式在提高表义的明晰性、提高汉语的自由表达能力等方面都具有积极作用,更能满足人们交际和表达的需要。

发展到现代汉语,以上在近代汉语呈现出来的趋势进一步增强,“看视”概念域中的各种下位概念在口语中都多用“看”前加修饰语(词或词组)来表示,结果使得“看”的使用频率大增,而“看视”概念域成员的数量剧减。

#### 四、“看视”概念域概念化和词化方式的古今差异

(一)“看视”概念域概念形成方式及概念化结果的古今差异

首先,我们来看“看视”概念域概念形成方式的古今差异。上古时期,人们是把“动作(看视)”

和“方式/方向(偷偷地/回头/向上/向下)”这两个对象的构成因素结合在一起,形成一个概念(窥/顾/临)。到现代,偷偷地看、回头看、向上看、向下看等动作依然存在,但窥/顾/临这些概念不存在了,人们在指称这些动作时都用“偷偷地看”“回头看”“向上看”“向下看”这样的方式,也就是说,把“动作(看视)”和“方式/方向(偷偷地/回头/向上/向下)”这两个对象的构成因素分开,分别作为不同的概念,然后放在一起说。简言之,“看视”概念域概念形成方式的古今差异,是把不同的范畴或分或合,因分合的不同而形成不同的概念,其公式为: $A[x+y] \rightarrow A[x], B[y]$ <sup>①</sup>。

“看视”概念域概念化结果的古今差异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概念的不同。概念是概括的,不可能每一个具体的动作都成为一个概念。如果一种动作在某个时代的某个语言社团中比较常见,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因而用一个词或一个固定词组(如“顾”“睃”“窥视”)来表达它,那么,这就是一个概念;反之,就不是一个概念。比如在古代汉语中有“顾”这个词表达“回头看”的动作,说明古人意识中有这个概念。而在现代,尽管这个动作还存在,但它和“向左面看”“向右面看”“向四周看”“向前看”一样,只是一种动作,而没有成为一个概念。其二是概念分布的不同。在生活中,人类可能会做出带有不同的方式、方向、情状、原因等的看视动作。但是,其中哪些维度会被概念化,哪些维度会被忽略不计,往往是各个语言社团约定俗成的<sup>[4]</sup>。上古汉语中考虑了看视的方式和方向这两个维度,现代汉语则方式、方向都不考虑。正因为如此,在上古汉语和现代汉语中表示“看视”的概念各不相同,它们在概念场中的分布也不相同。如图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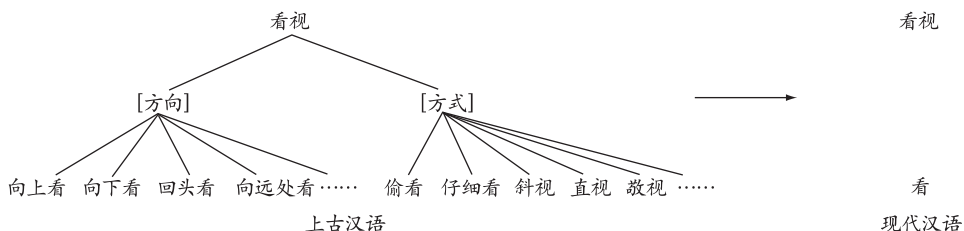


图1 “看视”概念域概念及其分布的古今差异

(二)“看视”概念域词化方式的古今差异  
从古至今,“看视”概念域下位概念的词化方

式发生了从综合到分析、从隐含到呈现两种类型的变化,具体用例如表2所示。

①据蒋绍愚《词义和概念化、词化》,概念形成的方式主要有两种。另外一种方式是把同一范畴分成不同的类加以集合,因分类的不同而形成不同的概念,其公式为: $A[a+b] \rightarrow B[b+c]$ (《语言学论丛》第50辑,商务印书馆,2014年)。



表2 “看视”概念域各子域词化方式的历史变化

子概念域	从综合到分析词化方式的变化: A <sub>[方式+动作]</sub> →B <sub>[方式]</sub> +C <sub>[动作]</sub>	从隐含到呈现词化方式的变化: A⊃(B)→B+A(⊃表示隐含)
向上看	瞻→仰+视/观/望/睹/瞻/看→仰头+视,向上/抬头/抬起头来/仰面+看	瞻→仰+瞻
向下看	临/瞰→下/俯+视→低头+瞧,往下/向下+看	临→下/俯+临,瞰→下/俯+瞰
回头看	顾→还+望,回+视→回头/回身/回过脸/回转头+看	顾→反/还/回+顾
向远处看	瞻/眺→远/遥+望/视/看→向远处+看	望→远/遥+望,眺→远+眺
偷看	窥/覘/睺→窃+视/看,偷+瞧/看→暗暗+看,偷眼儿+瞧,偷睛儿+抹	窥→偷/窃+窥,睺→偷睺
仔细看	相/观/察/省→熟/谛+视,熟+看→仔细/细细/定睛/洗净眼儿+看	察→熟/详+察
斜视	睨/睚/眄→侧/斜+视,斜+瞰/溜→拿眼儿+瞟,把眼+瞟	睨→斜/邪睨
直视	眈(瞪)→直视→直直/两眼发直地+看	瞪→直瞪
敬视	瞻→敬视→满怀敬意地+看	瞻→敬瞻

上古汉语早期,“看视”概念域根据观看方向、方式等的不同,可以切分成不同的子域。这些子域主要采用综合型的词化方式,其主导词多为单音词,具有词内结构上的语义晦暗性。从上古中晚期开始直到中古时期,受汉语双音化趋势的影响,各子域主导词通过从综合到分析、从隐含到呈现两种方式的变化,逐渐演变为以“X+V<sub>视</sub>”式偏正复音词为主,其词内结构的语义更具透明性。近现代时期,口语中各种不同方式、方向的观看都可以采用“修饰性词组+看”的句法格式来表示,由此导致该概念域常用成员的数量剧减。

我们在对上古、中古、近现代三个时期“看视”概念域所发生的一系列变化进行考察的基础上,总结了该概念域概念化和词汇方式的古今差异。主要结论如下:1.“看视”概念域的概念形成方式,上古是把“看视动作”和“方式/方向”这两个构成因素合为一个概念,近现代则是将其分为不同的概念;概念化结果的古今差异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概念的不同,二是概念分布的不同。2.“看视”概念域各子域主导词的词化方式经历了由单音词到“X+V<sub>视</sub>”式偏正复音词,再到“修饰性词组+看”句法格式的变化。该变化产生的动因是汉语的双音化趋势,变化的方式是从综合到分析和从隐含到呈现。

### 参考文献:

[1] 蒋绍愚. 词义和概念化、词化[M]//北京大学汉语语言学研究中心. 语言学论丛:第50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  
 [2] L Talmy. Lexicalization Patterns: Semantic Structure in Lexical Forms [C] // T Shopen. Language Typology and Syntactic Description, Vol. 3: Grammatical Categories and the Lexic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3] L Talmy. Toward a Cognitive Semantics, Vol. 2 [M].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00.

[4] 史文磊. 汉语运动事件词化类型的历时考察[D]. 南京:南京大学,2010.  
 [5] 石毓智. 古今汉语动词概念化方式的变化及其对语法的影响[J]. 汉语学习,2003(4).  
 [6] 蒋绍愚. 汉语历史词汇学概要[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7] 史文磊. 汉语运动事件词化类型的历时转移[J]. 中国语文,2011(6).  
 [8] 贾燕子. “涉”“济”“渡”词化模式及词义的历时演变[J]. 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6).  
 [9] 吕东兰. 从《史记》、《金瓶梅》等看汉语“观看”语义场的历史演变[M]//北京大学汉语语言学研究中心. 语言学论丛:第21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  
 [10] 尹戴忠. 上古看视概念场词汇研究[M]. 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11.  
 [11] 杜翔. 支谦译经动作语义场及其演变研究[D]. 北京:北京大学,2002.  
 [12] 焦毓梅. 《十诵律》常用动作语义场词汇研究[D]. 成都:四川大学,2007.  
 [13] 华学诚. 扬雄方言校释汇证[M]. 北京:中华书局,2006.  
 [14] 汪维辉. 东汉—隋常用词演变研究(修订本)[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  
 [15] 曹荣芳. 从常用词看竺法护译经的词汇特点[D]. 长沙:湖南师范大学,2006.  
 [16] 冯胜利. 汉语双音化的历史来源[M]//汉语韵律语法研究.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17] 宋亚云. 汉语从综合到分析的发展趋势及其原因初探[M]//北京大学汉语语言学研究中心. 语言学论丛:第33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18] 胡敖端. 从隐含到呈现(上)——试论中古词汇的一个本质变化[M]//北京大学汉语语言学研究中心. 语言学论丛:第31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19] 尹戴忠. “斜视”概念场的历时演变研究[J]. 古汉语研究,2012(1).  
 [20] 贾燕子. “叫”上位化的过程、动因、机制及影响[J]. 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4).

# Exploring the Changes of Patterns of Ancient and Modern Conceptualization and Lexicalization on the Basis of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Kan” Concept Domain

JIA Yanzi

(School of Liberal Arts, Minnan Normal University, Zhangzhou 363000, China)

**Abstract:** There have been remarkable changes in “kan” conceptual domain from ancient to modern times. In ancient times, there were many monosyllabic words in the lexical system, which mainly adopted a comprehensive lexicalization pattern. In the Middle Ages, influenced by Chinese disyllabic trend, the dominant words of each sub-domain gradually evolved into the modifying disyllabic words of “X+V<sub>shi</sub>”. In modern spoken Chinese, people can use the syntactic form of “modifying phrase + ‘kan’” to express various types of “kan” actions of different ways, directions and modalities. On the basis of the research into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kan” conceptual domain, the ancient and modern differences of its conceptualization and lexicalization patterns are summarized with the help of relevant theories of cognitive linguistics.

**Key words:** “kan” conceptual domain; lexical system; conceptualization; lexicalization; historical evolution

(责任编辑 梅 孜)

## 版权声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等国家有关法律规定,本刊作如下声明:

1. 作者向本刊投稿,即意味着将作品的发表权、删改权、信息网络传播权、数字化汇编权、数字化复制权、数字化制品形式(包括光盘、互联网出版物)出版发行权等权利授予本刊,并视同许可本刊官方新媒体免费转载以及与有关数据库的合作(本刊不再另行支付费用)。如不同意以上授权,请在投稿时说明。

2. 本刊载刊的全部编辑内容归《鲁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编辑部所有,未经书面同意,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转载、摘编、刊印或以其他方式使用在本刊发表的文章等。如有违反,本刊保留一切法律追究的权利。

3. 本刊版面、栏目等受著作权法保护,对复制、仿制、假冒者将追究法律责任。

4. 已在本刊发表的作品,本刊有免费结集出版精华本、合订本,以及相关电子产品的权利,有特别声明者除外。

《鲁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编辑部